

文字的凭据

对拉康的一个解读

（法）菲利普·拉古-拉巴特 让-吕克·南希 著

张洋 译

Le
titre
de
la lettre

漓江出版社

文字的凭据

对拉康的一个解读

（法）菲利普·拉古-拉巴特

让-吕克·南希 著

张洋 译

Le
titre
de
la lettre

漓江出版社
桂林

LE TITRE DE LA LETTRE

DE JEAN-LUC NANCY ET DE PHILIPPE LACOUÉ-LABARTHE

Copyright © EDITIONS GALILEE 1973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2016 Lijiang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4-07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的凭据:对拉康的一个解读/(法)菲利普·拉古-拉巴特,(法)让-吕克·南希著;张洋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7

书名原文:Le titre de la lettre: Une lecture de Lacan

ISBN 978-7-5407-7749-4

I. ①文… II. ①拉… ②南… ③张… III. ①拉康,J.(1901~1981)—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3162号

出版统筹:吴晓妮

责任编辑:叶子

装帧设计:李诗彤

内文排版:钟玲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6.25 字数:105千字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27.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前 言

这本书距其写成已有十七年。它于 1973 年出版,并于同年发行了第二版,该版仅仅在版式上进行了个别调整。这个第三版的情况也是如此。

然而,出于一些严肃的理由,我们本该着手提交一个新的版本。年代的变迁,多卷本拉康讲座的出版,他的学派及其解散的历史,接着是奠基者的离去以及各个精神分析机构或组织在当下的松散聚集的状态,诸多拉康研究专著的出版,特别是诸多研究拉康与哲学之关系的著述的出版:如此多的理由让我们为一项工作——不言而喻,这项工作带有许多它的“时代”印记——重新奠基。

但是,如果说我们再次让这个作品保持原样,这并非因为我们认为它足够完美,或者它能免除时间的检验。事情恰恰相反。不过,我们一方面认为,一个文本就一般而言是不大让人修改的:它呼唤别的文本,然而它应该为它自己承担并面对它专有的唯一性;另一方面,而且特别是在这个方

面,我们刚刚提出的各种重写文本的理由也许并非像一眼看上去那般恰当。我们必须提醒大家,这本书早已明确否认它是一本“关于拉康”的书,即把拉康的思想看作一个整体,或者在一个由其理论、实践和组织机制串联而成的整体中看待拉康的思想。无疑,在今天,一本这样的书免不了做些仅仅由“与时俱进”这个短语才勉强能够表达的事情。然而,这里只是关于拉康的一种(*une*)¹解读,正如我们的标题想要清楚表达的那样。这仅仅是一个解读,是唯独针对一个文本(《文字的迫切要求……》)的解读。确实,从最早的出版开始,并且在许多年里,这个解读不止一次被看作以及被用作关于拉康的一份概述或一次全面讨论。(事实上,拉康本人也采纳这种做法,通过在以 *Encore*² 为名出版的讲座中对该书所作的介绍。)我们不可否认过去有可能,说不定现在还有可能,从这个解读出发,对“拉康”这个能指所指称的事情进行一次更为全面的考察。但这并非我们那时的意图和能力,尤其当问题涉及对他与弗洛伊德之关系作出精确界定,以及涉及精神分析实践的时候。

1 这里作者以斜体字的形式强调了 *une* 一词,以此暗示它的多义性,既可以从类型上指其中一种,又可以从数量上指其中一个、一份,或一次。本书中大部分黑体字均有此意。译注。

2 我们让这个书名保持原样,保持在它的不可译中。从字面上看,它可以译作《又一集》,表示和之前出版的文集之间的关系。此外,这个词和短语 *en corps* 同音,暗指其中的内容涉及身体。译注。

*
* *

相反,我们的意图早就很明确了。通过评注和分析拉康的一个文本——一个被挑选出的或不如说被发现的文本,而选择的依据就是它在我们所要讨论的层面上显现的各种范例性特征——,我们认为有必要重建某个哲学话语,作为拉康话语的地质其中的一个地层,以及作为其系谱的其中一条分支。

某种哲学事物穿越了拉康话语——以及穿越了拉康当时第一个且唯一一个对其提出重新阐述的这个弗洛伊德话语——的整整一个部分并使之变得能动,在此之后这似乎成了一个既得的看法。

然而,带着这个看法,我们所得到的确切而言是什么?事实上,也许没什么比这个更不清楚的了。不过,我们的研究在当时所想的且现在仍然想做的事情恰恰是力求给该问题提供一个清晰的回答,或者一些清晰的具有可能性的答案。

如果问题仅仅在于观察所谓的“哲学”话语在所谓的“精神分析”话语中的某些影响、借用或介入,此事就不见得会有多大分量。此外,研究不能局限于这个属于或曾经属于拉康的精神分析话语;相反,该话语的特殊性在于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着眼点,至少在一个像《文字的迫切要求》这样的文本中是如此,这个文本结尾的落脚之处不在别的地

方,就在于告别“哲学自大(……)的那些世纪”,并且将“关于存在的问题”作为其专有的不二对象突显出来。

这个不同的着眼点——其独特性在我们看来并没有像它所要求的那样得到发挥——可以在以下三点中加以界定:

1. 拉康曾从事过一项异常独特的举措,他将哲学话语扬弃(*relève*)到另一种(所谓“精神分析的”“拉康的”,或“无意识的”)话语中,在此范围内,他重新接纳或再次赋予了哲学的各种支配性地位或价值。在此,*relever*一词必须在德里达所赋予的意义中加以理解,他用该词翻译黑格尔的 *aufheben*: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否弃和保存。尤其在这个辩证法式的操作中,拉康重新担负起哲学的各种目标和基本意愿:对一种真理知识的占有,体系性,某个根基的主宰地位。同样,他复制并具体地实现了这种哲学的基本政治姿态:被托付给知识的权力和主权的决断,以统一的和专制的方式来代表¹共同体秩序。在拉康运动史中,正是从那里产生了一连串非常有名的我们今天称之为“反常后果”的事情(也许,事实上,这些“反常后果”的发生是拉康本人故意允许的,目的在于一种最终的“解体”,而有待于思考则是他曾赋予解体的确切意义)。那么,总的来说,事情就是关于对一种封闭式话语的扬弃,或更准确地说,关于对某种话语的

1 “代表”一词原文为 *représentation*,在政治上常指代表其他人(的意志来统治或治理),它的另一个主要的意思是(用某物来)“再现”或“表示”(另一物),我们会在下文看到这两种意思之间的交错和关联。译注。

封闭性的扬弃,在这个封闭之处,哲学,自海德格尔以来,就在勘探和检验着属于它自己的完结。在最大限度上,精神分析也会把自己相应地封闭在那里。

2. 如果说拉康的话语确实驱使我们作出这一理解,那么不得不说它在超越这个解释——并且,我们的整个解读都在试图让有关这个矛盾的各项资源得以被自由支配。另一方面,实际上,与其说拉康倾向于通过给哲学提供一个增补的和终极的对象——“无意识”——来重建哲学,不如说他力图发掘出某种自哲学关闭自身之日起就开始纠缠和扰乱着它的东西。在“无意识”这个无疑被蹩脚地构思和选定的名字底下(此外,拉康不断地让这个词至少偏离其心理学来源),拉康所关心的也许在于以他的方式来重新启动这项稳固的且或多或少隐蔽的运动,该运动把哲学带到其极限:在这一极限处,那个对应于一个主体而建立起一个客体的体系,那个关于再现和确定性的体系,让该运动服从于对“存在”的“元—建构”,而实际上,某种对存在的再现不过是存在(本身)所附带的一种可能性。要而言之(假如可以这么概括):这个存在不处于再现的世界“之外”,而是处于在场一般的自身差异当中。

3. 然而,拉康在继续勘测和探索这个差异的同时,却不断让他的话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受制于某种再现——某种对抵抗或超越再现的事物所作的真实一致的再现——的可能性。其做法是通过以各式各样的名义召集科学、真理,最后,在“大写的他者”或在“无意识”本身当中召集这样一个

纯粹的位置,即存在在其陈述当中的一种纯粹的一致性¹和一个纯粹的自我在场:这正是《文字的迫切要求》这个文本的暧昧不清之处。

我们仅仅试图揭示这个暧昧不清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认为事情变得更加清楚了:这个暧昧之处,在拉康那里,摇摆于对称的两极之间,一极是那个冒险发明一门语言、发明一种书写的运动,另一极则是建立一种真理话语的欲望——目的是在这个话语上奠定一种让治疗得以依靠的教导权威和组织机制。拉康可能比所有人都更好地认识到,精神分析学家在“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同时,冒险模仿起了哲学主体性的确定性,并且让精神分析同哲学一起承担了禁闭在这个确定性中的风险,如果不是事先就禁闭在那里的话。然而,他同时会比所有人都更能够或者更想要允许他自己从它(*ça*)²不言说的那个地方开始言说。然而在此情形下,那些经他或因他而起的事情就牵涉了精神分析的整个历史、机运或命运——而这不再是我们所关注的事情。

菲利普·拉古-拉巴特

让-吕克·南希

1989年5月

1 “一致性”一词原文为 *adéquation*, 在逻辑上指自洽或一致。译注。

2 法语代词 *ça* 在拉康文本中占有重要位置,我们简单地翻译为“它”或“这个”,可以将其理解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译注。

目录

1	绪 论
5	解读概况
21	卷一 能指的逻辑
28	一 文字科学
36	二 算法与运算
58	三 能指树
71	四 能指化
95	卷二 能指的策略
104	一 策略
127	二 体系与组合
165	三 “对应一致的”真理

绪 论¹

以下这几页文字之所以看起来像一本“书”，仅仅因为它们超出了在杂志中发表的各项条件。无疑，这种装帧（尽管它也不大具有书卷的形式）至少免不了会带上这样一种风险，即产生出某种后果，该后果在我们文化中与“书”相关，并且最终（或从一开始？）与其物质性——一种装订的效果（当然是就 *reliure* 一词的整个比喻性而言……）——相关，然后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它原本就打算成为“一本关于拉康的书”。

阅读工作应该驱散这个后果，至少我们希望如此。这里没有任何事情超出——除非有指出或建议这么做——对拉康的一个文本所作的解读。最后，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对该文本的思考和考察不会超出它自身所在场所的边界：首先会把它放在拉康作品的时间排序中考察；而且还会就

1 此处法语原文是 *mise en place*，字面意思是放置到位，引申为安装、放置、准备、就绪，等等。下文会就其个别含义进行文字游戏。译注。

其“理论”文本的地位及功能进行考察,这里的“理论”一词采用后文所使用的那层意思,——这个词对应于依据该文本在大学进行的演讲¹,而这个文本则是精神分析话语和科学、哲学话语之间的一个关联²。只有这个功能才使我们的工作具有合法性,并对此加以限制。

此外,我们会发现,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哪怕是预先地,或者相反,也许只是在某些表象上——假定这样一种观念或前景,即对拉康著述作出一种彻底的和系统的阐释;或者也可以说,没有任何东西指向它意义的穷尽或饱和(我们凭着什么权利,又是在何种话语里冒险实现这种穷尽和饱和呢?)。那些不时出现的对拉康其他文本的参考仅仅在那个我们想要赋予其上的规则体制——那个有关多重和分散的注解的规则体制——当中才具有意义。确切地说,这项工作已经受到关于拉康的“阐释”问题(换句话说,同时——尽管并非直接地——也是关于弗洛伊德的“阐释”问题)中的不可决断之物的推动;也正是这个不可决断之物让这个工作得以维持。

仅就这次而言,单单以下几条经验性的说明就足以把这几页文字放置到“它们的位置上”:文本的第一稿涉及一项在斯特拉斯堡人文科学大学的符号与文本理论研究小组中提出的研究工作(1972年2月)。第二稿则在1972年5

1 *adresse*,或译作“位置”。译注。

2 *articulation*,或译作“言说”。译注。

月由德里达带到由他主持的巴黎高师的研讨班上。定稿所作的修订仅仅和出版事宜中各项稍有出入的限制条件有关。

两位署名者共同起草了这份文本。如果说,他们负责对各自的章节进行主要的撰写,工作的进程却不时地迫使他们相应地共同撰写某些段落,甚至迫使一种“风格”(style)在另一种当中作出一些局部的干预。在这个书写博弈当中——其中最显著的差异无疑都可以很清晰地得到识别,我们可以读到,无论如何,这个文本既不是一本“书”,也不是一个单纯的(*simple*)解读。

然而,在展开这个解读之前——同时因为需要迁就各种分类法则的缘故,还有待完成的工作是将眼下这个用来作为研究标题的内容放回到它原有的位置:*Le titre de la lettre*。¹

不言而喻,这里必须(*faut*)附有一个标题²。但是我们知道,在今天,提出一个标题却不让人对其多重语义有所染指,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此外,是否有人出于什么别的理由而甘愿选定一个标题?如果说我们选定了这个标题,

1 *titre* 一词意指标题、题目、书名,资格、名义、纯度、成色,证书、凭证,身份、称号、称谓,等等。*lettre* 一词意指字母、文字,字体,字面意义,信件、书信,等等,其复数形式还有文学、文科等意思。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把它译作“文字的凭据”,然而它作为一个法语常用习语,本义指信的称谓抬头或者信的标题,而这也会让人联想到拉康对爱伦·坡小说《失窃的信》所作的著名解读。事实上,这里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字游戏,而是在展示能指的运动或功能。我们会在下文看到两位解读者的解读。译注。

2 或译作“这里缺少了一个凭据”。译注。

那是因为它看起来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资源。在这些资源中, *titre* 一词的资源, 在“一份确立某种权利的文件”这层意思上, 证明了一种所有权或资格——实际上, 拉康的文字需要生产、识别、认证的恰恰是这个意义上的 *titre*。又或者, *titre* 指称一枚钱币的金银成色——众所周知, 说话是银, 而沉默终归是金。

然而, 这个标题同样也可以简简单单地读作:《题目: 论文字》, 或者《关于文字》。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取消了我们标题的同时却让它和我们即将阅读的拉康文本的标题相对应。

正是出于这个理由, 这个“标题”, 我们就把它留在这里, 以便(几乎)不再返回到此。而这项研究的入口将由它下面的副标题(*sous-titre*)作为唯一的入口索引而标注出来:

对拉康的一个解读

解读概况¹

你得向我证明你读过我的《文集》，很明显，有人认为并不需要通过它来理解我。

——拉康，《无线广播》²

如同我们可以读到的，《文集》的出版已经作出了阅读的要求。³ 但总之，巧合的是，这个阅读仍有待实现。阅读的时刻总是迟来的，而对拉康的阅读也逃不出这个规律；更何况，在他这个案例中，规则无疑已经得到强调，由所有那些在《文集》中或围绕着《文集》的能够把要求转变为欲望

1 原文为 *un tour de lecture*，需要注意 *tour* 一词在文中的多义性与组合性特征（而这种写作手法正是本书的特色与重点所在）。一方面，它除了可以指概况之外，还指塔、圆周、环绕、兜圈、转弯、技巧、手法、诡计、花招、趋势、表达方式，等等，下文会逐渐出现相关的用法；另一方面，我们还会见到它与不同词缀或词尾组合而成的新词，比如，*retour*、*retournement*、*détour*、*détournement*、*tournure*，以及和其他词组成的各种词组。译注。

2 载于《不言而喻》第 2/3 期，第 55 页。《无线广播》即 *Radiophonie*，《不言而喻》（*Scilicet*）指拉康于 1968 年创办的杂志。

3 同时参看载于《不言而喻》第 1 期中的《藐视那个假定知道的（冒牌）主体》，以及《一种失败的理由》（*Scilicet*, *seuil*, 1968）。

的事物——那些阻碍或禁止阅读本身的事物——所加以强调；分析的权威（该权威不无神秘性），一个学派的创建，最后，通过拉康的话语对这些同样的后果进行生产或者重复。

因此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满足欲望——不在于圈定某种拉康的意义——而毋宁说在于遵循一种双重的法则，正是通过这个法则，该“文本”让我们在阅读它的同时，不断偏离和重返阅读它的各项条件。假如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却想指出，要免去因阅读——此处采用 *lecture* 一词最简单和最古老的意思——而产生的迂回转折是不可能的事情，哪怕是为了要一点点地超出那个唯一的和必然的阅读范围，而阅读，在读者的文本中或者通过读者的文本，变成了对被读的文本的超越。

这样一种阅读并非毫无“道理”¹，哪怕这么做并不能为一种出离的姿态提供简单的辩护；这个姿态被带出它自身之外，并且首先被带出传统评注所遵从的命令和权威之外（传统的评注有些道理，或者甚至仅仅只有一丝道理，上述那种阅读了解这种评注，但不是仅仅了解这种评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拒绝至少提出某些我们的“理由”——哪怕我们必须假装提前做那些只有通过阅读才可能最终实现（*donner le tour*）的事情。

1 这里作者以引号的形式强调了 *raison* 一词的复数形式，一方面暗示了本书所要解读的那个文本的标题，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这个词在本书中的多义性，这就是为什么下面出现的“理由”一词也有引号。译注。

为何(以及,因此“如何”)读拉康?为何(如何)读拉康的一个文本?

读拉康,也许首先是去读这个话语,正是通过这个话语,精神分析与一般性的“理论”范畴之间的一种真正关系(最终)以问题的形式被提了出来。

实际上,直到拉康,我们知道(但必须指出,我们多半是受惠于拉康才得到这个认知……),科学和哲学——或以这些名义建立起来的权威——曾在某些传统姿态之间分别“接纳”过精神分析:包括在面对诸如此类的理论手段的各种目的时所持的姿态,比如,沉默(误解或否定),公开的敌意,兼收并蓄,没收占有或加以认可。更准确地说,所有那些具有“接纳”形式的事物都没有得到过思考,而这个所谓的“接纳”形式就是精神分析对某种根据、某种正当性、某种真理——同时,在绝大多数时刻,也是对某种标准——的从属形式。¹

弗洛伊德本人,尽管他多次声明分析所具有的革命性特质,大体还是让它维持在了一种区域科学的层面上,而这门科学遵从着——哪怕预先就遵从着——并非属于它自己的而是属于其他一些理论的裁决权。²

1 当然,从这段追述当中,必须排除掉那个或那些参与过颠覆诸如此类的理论权威的人,无论在此之外他们和精神分析的关系如何:首先是乔治·巴塔耶,大家会在我们的解读中看到他的名字。

2 也许那里所涉及的事情仅仅是弗洛伊德最显白的话语,此外,这个话语本身还涉及某种有意的审慎所带来的一些后果。但是我们这里并不致力于解读弗洛伊德。